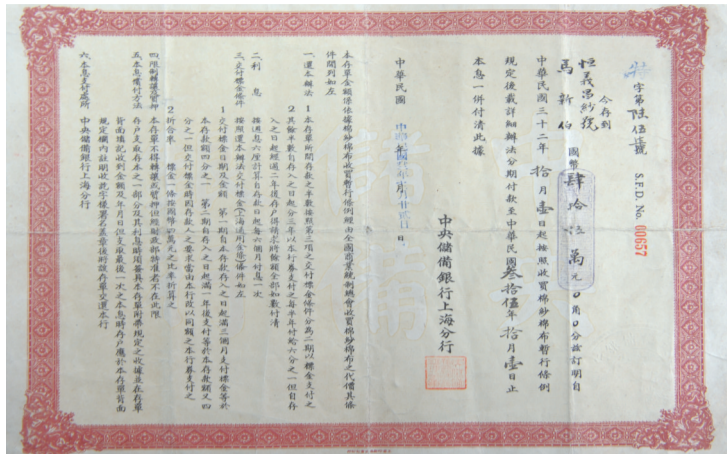


海上风物

存单里的纺织春秋



徐崇伟文

这是一张民国三十二年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具的“收买棉纱棉布特别定期存单”，这张存单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突破了银行存单以货币存款的方式，将棉纱棉布作为存单的对象，并依据汪伪政府颁发的“棉纱棉布购买暂行条例”进行统购。可见，在当时棉纱棉布是何等的紧俏，纺织品又是何等的吃香。

曾经辉煌的纺织

自从黄道婆发明了手工织布机，上海便成为纺织产业的发源地，手工

棉纺织日益兴盛，享有“松郡之布，衣被天下”的美誉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，市郊周边农田里的主要经济植物是棉花，中学的课程里有学农劳动课，我还亲手采摘过棉花、体验过捻线劳动。

清末，“洋务运动”建造了上海机器织布局，开创了我国近代动力机器纺织新纪元，推动了上海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。到30年代，上海棉纺织业带动了包括印染、针织、毛巾被单、制线织带，以及毛纺织印染和丝织业的发展，成为规模最大、实力最强、人员最多的一个工业部门，到了80年代顶峰时期，几乎每个家庭中都有从事纺

织工作的人员。

80年代，我在杨树浦的上棉九厂工作，工厂每天就像集市，早晨天还没亮，大步流星的早班工人已经踏进厂；随后，洗梳后的夜班人员刚刚离厂，又迎了长日班的职工蜂拥而至。“四班三运转”，人歇机器不停，一年四季只争朝夕。当时，像这样性质的棉纺织厂在杨浦境内有10家，每每年有大型庆典活动，棉纺厂的彩车锣鼓是最大、最气派、最震撼人心的，1992年九棉突破上缴利润5000万元，红色大鼓震耳敲响，报喜的场面让人记忆犹新。虽然，当年上海的纺织品出口有所下降，但也占到全市工业出口的23%，这个数据也成为上海纺织行业的最后辉煌。

逐渐消沉的行业

1984年，实行了30年的定量供应布票在各种计划票证中被率先取消，布匹在商店里敞开发售，货源充沛的纺织品率先进入了市场竞争。从此，上海纺织存积已久的产能过剩、缺乏原材料和劳动力优势等问题日益显现，出现了生产经营举步艰难的状况。

上棉九厂是由解放前的中纺十厂、十四厂、第二制麻厂合并组建的大型企业，在行业中也是为数不多的万人大厂。虽然，生产设备主要是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。然而，几努力也研发了先进的静电纺纱和无纺织布技术，改革开放后又引进了先进的棉纺织机。但是，在整个行业颓废的趋势下，显得独木难支。1992年，纺织大改组后，厂里生产的棉布棉纱失去了统购统配的庇佑，原料远赴河

南、新疆采购，工人要到江苏、安徽去招，成本不断提高，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日渐失去，预期的收益难以变现，支出却与日俱增。九棉有退休职工近7000人，相比在职工工1:0.68，他们的医药费报销由厂里负担，仅此一项就羁绊了每天必须的现金报销。

上海纺织顶层不得不作出“壮士断臂、优胜劣汰、生产压锭、人员分流”的决定，到了90年代末九棉已经减员过半，“空嫂”、“黄菊干部”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再就业，而更多人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自谋奋斗。昔日熙熙攘攘的杨树浦逐渐地宁静下来，原来的棉纺织厂也渐渐地消失，都市已不闻唧唧声。

存单留下的记忆

1992年，上海发行了股票认购证，一时间股票热吹生了证券市场，证券交易所如雨后春笋遍布申城。主业不行副业补，九棉也抓住机遇发展三产，开发所有能产生效益的资源，将厂部办公大楼租赁给了证券公司。

在腾房搬迁过程中，我清理一堆存放已久的废弃纸张，发现了这张印刷好似股票的存单，估计是早期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张证据，觉得将它化为纸浆有些可惜，便继续保存了下来。今天看来这个不经意的发现，既是保存了这个已经消失的百年企业的记忆，又是一件能够直观反映上海纺织发展史的文物。透过这张存单的前后故事，让人深感上海纺织工业是近代中国工业和工人阶级的摇篮，是上海工业成长和城市发展的奠基石。

书山有径

十年兵甲误苍生

刘畅文

以史为根据，又以文学想象去丰富历史，一直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。

袁崇焕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在宁远，打败过伟大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的“辫子军”。后者在伤痛中不久就死去了。这次失败也是努尔哈赤的唯一一次失败。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文人，他靠坚强的品格、无私的爱国精神抵挡住了满族的侵略。同时，他敏锐地观察到，当时的明朝与满族的实力相比是占上风的，满族其实并没有吞并中原的野心。“古道黄沙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”，战争的受害者是百姓，他意识到义和比连年的征战更符合人民和国家的利益，于是他暗地里试图让崇祯和皇太极之间议和。结果，事情败露，由于崇祯的自私多疑，再加上朝中早已的中伤，袁崇焕背上了“奸细”的骂名，并被处以死刑。袁崇焕被绑上刑场，刽子手还没有动手，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，直咬到了内脏。刽子手依照规定，一刀刀地把他身上的肉割下来。百姓围在旁边，纷纷叫骂，出钱买他的肉，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，买到后咬一口，骂一声“汉奸！”

他是一个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的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。他尽管没有出场，但通过众人的回忆和他表达内心的诗歌，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可歌可泣的侠义精神与功绩。

金庸在《碧血剑》后记中说：“《碧血剑》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，其次似乎是金蛇郎君，两个在书中没有真正出场的人物。”在他特地写的《袁崇焕评传》中，他以史的笔法，丰富的感情，睿智的洞见，对明末的历史做出了精辟的分析：“明朝是自己覆灭的，并非给满清打垮。”袁崇焕与崇祯的矛盾根源是二者性格的冲突。

袁崇焕是狭义悲歌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代表。而其子袁承志在草莽江湖，更多只能延续其侠的精神，而无拯救天下之伟力。他最后的远离，暗示着侠的精神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的无力。“乾坤有恨家何在？”

江汉无情水自流。”一切皆付烟雨中。随着满族的人关，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随着袁承志的远走，金庸的梦想在文学中也失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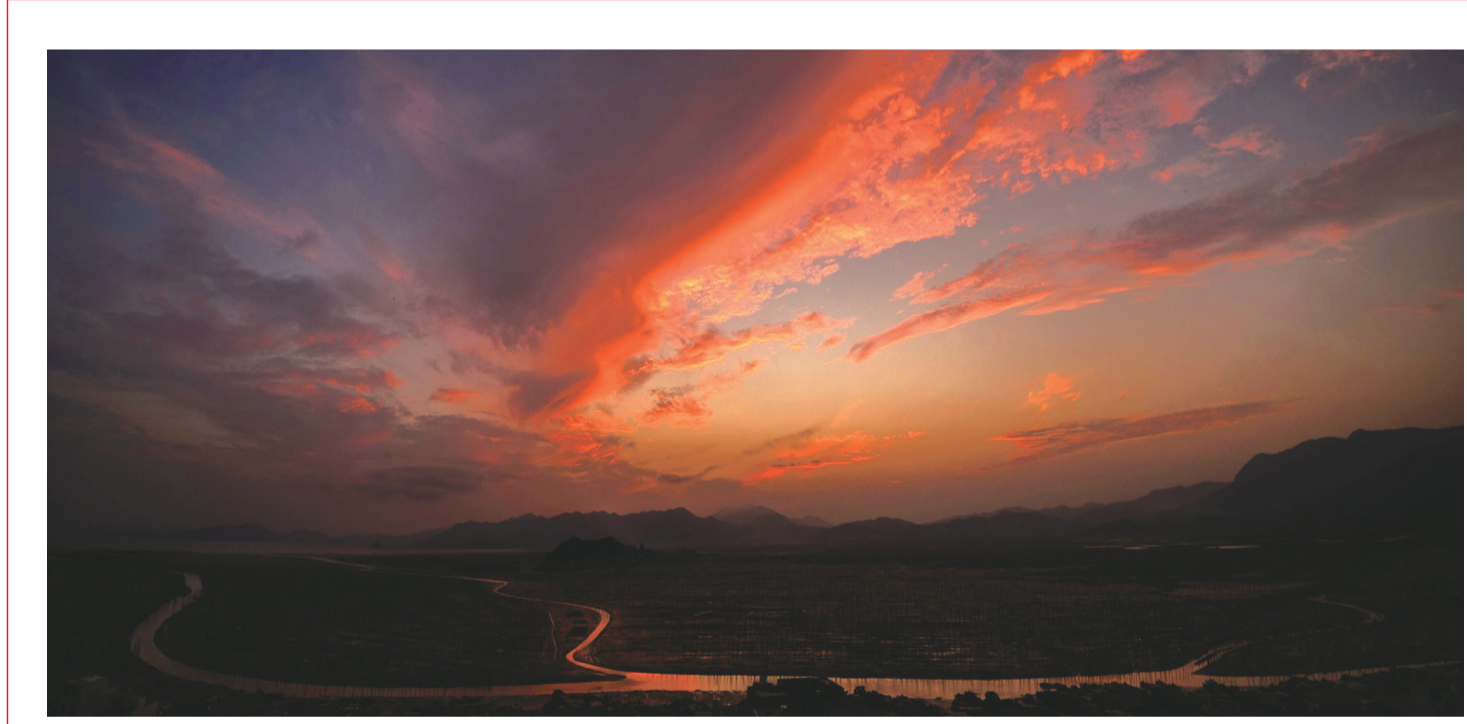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历史的无力，只好把重心落实到个人的性格与命运。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悲惨命运是值得同情的。

侠义与建功立业都只能成为文学的梦想。

侠义悲歌消弭于新的太平之声中，梦想失落了，但这毕竟是一种安慰。在和平时代，总是铭记杀伐之声未必是件好事。

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，热情趋于平缓，只能以更冷静的目光去看待时代纷争。正如小说结尾所写：“万里霜烟会绿鬓，十年兵甲误苍生。”感慨的同时，是安慰，是选择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妥协。

但，毕竟还是有那么一份安慰。
(同济大学)



晚霞(霞浦县沙江) 杜晓荣

生活故事

一个APP的生活革命

陌桑文

单位从市中心搬到莘庄去之后，我们的办公条件一下子就上了档次：宽敞的办公区，每人的格子间至少三平方米，会议室宽敞明亮，开会的时候，一回头，能看见沙盘一样的街区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然而，问题也接踵而至：不得已，大家都不愿跑那么远去办公室，每周开两次会都没法保证人都到齐，领导非常恼火。这个时候，手机上一

个叫微信的APP适时出现，解放了我们，安慰了领导：每周开一次微信会。

每周在一个指定的时间，部门的人抱着手机，聚集在这个APP上，谈工作，谈计划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无声无息。此时，与会者或者歪在自家的沙发上，或者坐在地铁里，或者在异地出差。会议在这个APP里，忽略了空间，或者无限延展了空间。

虽然家里的电脑上都安装了远程办公系统，但是，因为用微信传送

文档，总比远程办公系统简单直接，因此，单位每年花数百万维护费的办公系统，跟那栋气派的办公大楼一样，在这个免费的APP的挤压下，显得笨拙而无聊，成了一项令人无法容忍的资源浪费。

我的直觉是，这个野心勃勃的APP正在加快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吃喝玩乐包罗万象，购物打车服务到家。单位大楼的便利店里，收银台上“微信支付九折”的告示，将这个APP的革命之火直接延烧到我们的钱包。同事老B对这个APP感恩戴德。自从他把私房钱全部藏进这个APP后，他那个善于探索发现的太太一下子迷失了方向。

当然，跟着这个APP而来的困惑也非常令人不爽。当一辆出租车嗖的一声从你挥动的手臂下过去，所有关于拒载的成文条款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。而对我们部门领导来说，他的失落感在于在开会时，下属一边干着私活，一边消极回应，他的气场再也无法Hold住整个开放的会场。而微信电脑版提供给他的289个表情，远远不能准确传达他的情绪，这一点也让他格外沮丧。

因此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这个APP的革命尚未成功，微信仍需努力。不过我乐观地估计，总有一天，久经修炼的它，必将成为准确及时传达领导颜色的神器。